

笔墨存史 风骨留痕

刘小云

2003年退休后,我有了充裕的时间与父亲的老友们交往,爱听他们讲那过去的故事。他们讲着,我记着。记着,记着,就成就了一篇篇文章;记着,记着,这些前辈先后离世,这些文章便成了有价值的史料。

偶然的机会,我与父亲的几位中学校友相识,并密切来往。皇甫东玉和鲁兮住北京,赵维基住太原。他们的生命进入尾声后,格外怀念母校山西省立第八中学。向谁倾诉呀?如何能有一篇完整的校史留给这个世界呢?他们不约而同找到我,不厌其烦地提供资料——从学校建制、授课老师、校园布局以及校歌歌词,到抗战开始后多少人奔赴战场、多少人疆场牺牲,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同学们分别在什么单位供职,甚至一些有根据的逸闻轶事,都通过书信和电话一一讲述给我。直到1990年,我写成一部完整的校史《看济济多士蝉联出,如日向中天》,并发表在《文史月刊》。这几位前辈为之高兴,认为是“云为父辈写春秋”,都分别写诗感慨。更幸运的是,我将此文发给榆社中学——榆社中学的前身正是省立八中。学校领导特别兴奋,对我说:“如果没有你的这部校史,榆社中学的历史只能从1952年写起;而有了这部校史,我们的历史将会追溯到1919年。”由此,他们创建了校史馆,并印制了精致的画册《追寻历史的足迹,揭开尘封的记忆》。

我与省级老领导李肇源先生也是忘年交。相处多年,他有大量著作,在我的书柜里占了一层还多。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日到来之前,我撰写《青山不老松长翠——辛亥革命百年之际访李肇源先生》,发表于《太原日报》,并获得该报辛亥革命百年征文一等奖;2016年,我又写了《廖公往事当为史》,发表在《映像》和“老家山西”公众号。

我还比较熟悉省级老领导史纪言的事迹,又与他的次子史虹亮是同学。我建议他将父亲创建《山西日报》的

事迹写出来——这些事迹,应该有庄重的文字记载,留与后人。但这个史料记录的担子,最终还是落在了我的肩头。2020年秋月,史虹亮(小名史小狗)连续多日坐在我的身边,由他絮叨,我敲电脑,一口气写了两篇文章:一是《史纪言与〈山西日报〉》,二是《太行三鸿儒——赵树理与史纪言、王中青的文道书缘》。第一篇从1948年农历八月写起:当时全国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,新政权的各项工作已在有条不紊地进行。史纪言在河北平山接受新任务,奉命筹建《山西日报》,并将担任社长。毛泽东主席已为《山西日报》题写好报头。中秋节那天,史纪言带着二三十人、十多辆马车离开平山,几天后抵达榆次——榆次是太原的南大门。在这里调集编采人员,整装待发,挺进太原,筹备第一期党报。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,第3天,党和人民的喉舌《山西日报》正式创刊。

史纪言是写作高手,《山西日报》的重要社论皆由他亲自起草。即便后来在省委任职,他仍兼任山西日报社社长,每天深夜都要审阅报纸清样。我跟着史虹亮的絮叨,一部分一部分地写,写到1983年7月30日史纪言逝世;告别大厅里不仅有各级领导同志,还有报社的老同志,乃至印刷厂和油墨厂的老工人及其家属,都深情地向老社长告别。

《史纪言与〈山西日报〉》一文,刊登在《文史月刊》2020年第11期。

史虹亮还向我提供了史纪言与省级老领导王中青、著名作家赵树理的故事。他们本是同学,更是生死之交。他们之间的故事从1925年开始,从赵树理写的第一首旧体诗《打卦歌》起,命运便紧紧连在一起。此后始终是赵树理不断有新作问世,史纪言和王中青则全力支持他的大众化创作。他们之间的事跌宕起伏,我一边写一边感慨,太过生动——只因信仰,便忘却了自我。后来,史纪言和王中青都撰文怀念赵树理。三位太行之子,

虽未有桃园结义之盟,却有终生追求的境界与信仰;三位挚友三支椽笔,光照人间。

我写的《太行三鸿儒——赵树理与史纪言、王中青的文道书缘》,于2020年8月21日刊发在“老家山西”公众号,随后在《映像》2022年第2期刊登。

当我这篇文章写完、刊登后,史虹亮却在2023年初辞世了。

我还写过一对我熟悉的知识分子夫妇,而今他们也已双双离世。丈夫于通常,是一家大型军工厂的副总工程师。抗战期间,他是热血青年,参加过中国远征军,在炮火连天的滇缅公路上运送军需物资。这段历史极为惨烈:中国远征军以10万之众出国,活着离开战场的只有4万多人,最终穿越野人山回归国境的仅有3000多人,他便是其中之一。1981年,他被聘为高级工程师;1986年,加入中国共产党;1987年因公赴美时,他用15美元买了一台英文打字机,开始深情回顾那段青春岁月。2010年他去世后,遗孀将他的远征军遗物交给了抗战纪念馆。

妻子孟震坤,是这家军工厂医院的“林巧稚”。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到退休,工厂几代人成长起来,她亲手接生的孩子以千位数计算,工厂里无数人的妇科病都是经她治疗痊愈的。她88岁时,我去看望她,她依然漂亮,猛一看还是“秦怡”的模样。虽认知能力下降了,仍保持着她特有的气质。

他俩都是北京人,都毕业于名校,是金玉女般的结合。我写了《留在记忆里的故事》,在公众号“老家山西”以“小云姐讲故事”的形式连续五天刊出,每天的读者留言都让我回味无穷。我还写了《生命天使孟震坤》,刊登于2018年第3期《中国金融文学》。

这种带有抢救性性质的文章,我还写过数篇,也都先后发表。而今,这些文章的主人公都已离开人世,他们的风骨与故事,化作了笔下文字,永存世间。



在蜿蜒的记忆长河里,我在陕西商洛大山里湘子殿小学的半年光阴,宛如一颗被岁月之手反复摩挲的珍珠,它温润的光华穿透时光的尘埃,照亮了那段不漫长却丰盈的岁月。

小学前4年,我如同一粒沉睡的种子,深埋于王沟小学那间唯一的、散发着泥土气息的教室。方寸小天地里挤着五个年岁的稚童,林老师和王老师穿插施教,稚嫩的诵读声与懵懂的应答声交织错落,宛如一曲独特的山野学堂交响乐。

那年寒假,命运悄然转弯。学识渊博的林老师因教学成绩卓越,将调往山下石沟河畔的湘子殿小学,临行前他郑重向我父母提议,愿带我同往。消息如春雷震耳,瞬间撬开我尘封的心扉,他那双温暖有力的手,紧紧拉着我走向远方那片充满未知与希望的田野。

正月十六清晨,我满怀雀跃与憧憬踏上山路。五六里长的山路盘绕在小洼梁山梁上,早春积雪未消,崎岖如一条沉默的灰蛇,固执地横亘在家与校之间,仿佛有意考验一位学子。我背着仅装着几个作业本的书包独行,一次次跌倒在冰冷雪地上,刺骨寒意与身体疲惫交织。几十分钟后,我终于到了石沟河畔,枯水期的河道如一根细细的琴弦,平缓地躺在山谷之间,无声诉说着时光的故事。我轻轻一跃而过,继续朝着学校前行。

爬上小坡,湘子殿小学近在眼前。望着陌生又亲切的校门,所有艰辛都化为乌有,只剩对新学期的期待。林老师领我见了骆校长,我被分到五年级。新班级让我惊异:全班同一年级,语文、数学、音乐、体育、美术等科目各有其师,除了林老师,张老师、贾老师、南老师等都是新面孔。校园里有七八间教室、一排整齐的教师宿舍,还有棵二人合抱不拢的柏树伫立在中央,我像刘姥姥初入大观园般晕头转向。

班主任张老年轻漂亮,和蔼可亲。她向全班介绍我这个从王沟小学转来的学生时,我瞬间成了目光汇聚的焦点,感觉自己如同误入鹤群的山雀,惶恐得心几乎要跳出喉咙。闭塞山乡少有转学的学生,面对陌生面孔与探询的眼神,我心底悄然筑起无形篱墙。幸好张老师目光温暖,同学们也渐渐绽开友善笑容,坚冰般的陌生感被融融暖意一丝丝消融。

真正融入的契机是一篇作文。我用心写下夏夜守护金灿灿麦田、围捕机敏野兔的乡野故事,竟赢得张老师当堂褒奖。当她清朗悦耳的声音在教室回荡,诵读我那稚嫩的文字时,几十道目光再次聚焦于我,这一次满是认同与欣赏的温暖。我心底的怯懦瞬间消散,甜意如涓涓溪水,荡起甜蜜的涟漪。

开学不到一月,我便和千军、铁柱、鹏善、书生这些同学打成一片。各科老师授课专业用心、板书工整、讲解细致,仿佛手持无形的刻刀,将知识的纹路深深雕刻在我们心上。我的成绩如春草舒展,在充满希望的田垄上,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清晰轨迹。

找到老师的教学能手,要求极其严格。一次下午最后一节数学课,作业是绘制统计图表,我刚画完,钢笔就滴下蓝墨水,越擦越脏。抱着侥幸心理交作业,希望能通融,结果还是被打回重做。我抹着眼泪重做,眼睛不时瞟向窗外暮色里的小洼梁,它此刻像一头面目狰狞的吸水兽,贪婪地吮吸着石沟河里渐涨的河水。

交完作业,我奔出校门。山岚浓稠如灰黑纱幔,刺破山林寂静,惊得人头皮发麻。山谷深处传来野兽般模糊的嘶吼,如同潜伏在幽暗中的古老谜语,让少年本就灰蒙蒙的脚步更添沉重惊悚。一阵山风过后,滂沱大雨骤至,雨点击打树叶沙沙作响,也不断叩击着我惊恐的心扉。彼时山路彻底露出狰狞面目,泥浆贪婪吞噬脚蹻,每一步都深陷其中,仿佛跋涉在没有边际、难以挣脱的冰冷沼泽,矮小的身軀在苍茫天地间格外无助。终于摸到家时,我已浑身湿透,在昏暗煤油灯下,狼狽得像从浑水里捞出的泥人。

转眼到了6月毕业季。学校后墙外,梯田层叠如大地琴键,环绕着一方碧波荡漾的大池塘。盛夏骄阳似火,池水成了天然清凉诱惑,铁柱、鹏善、万田等会游泳的同学常偷偷溜去嬉戏。我生于缺水的空山,自小与水绝缘,只在懵懂的想象里勾勒鱼虾浮游的自在。一个骄阳似火的午后,受几个要好同学蛊惑,我跟着他们来到这个能灌溉上百亩梯田的池塘。伙伴们火急火燎地脱掉衣服跳入水中,脚丫搅起一层层漂亮的水花,红领巾在水面晃荡,像跳跃的火苗,不停地向我招手。

燥热与诱惑让我丧失理智,也跳入水中。看似温柔的碧波瞬间淹没我的口鼻,我拼命挣扎,身体却如磐石般直坠幽暗水底。就在意识模糊的刹那,一双强健有力的手臂猛地箍住我的腰身,奋力将我拖拽出那夺命的池塘,推回坚实温暖的岸上。救我的正是铁柱同学。

小升初考试成绩揭晓,我侥幸得了第3名,第一名是那位曾教我于水底的铁柱,第二名是潘河大队的张姓少年。走出简陋的考场,我望向远方,那条熟悉的山路在余晖里蜿蜒起伏,如一缕正在消逝于苍苍暮色中的丝线。

正是这条山路,用晨雾的迷茫与暮霭的沉重、泥泞的跋涉与孤寂的磨砺,反复敲打我的双足,也赠予我沿途的奇遇与艰险,让我邂逅师长的温情、同窗的援手。它最终沉淀为我生命里一条坚韧的脉络,让我明白,世界并非四壁光滑、秩序井然的教室,而是脚下这条崎岖山路。它是少年时代慷慨赠予的、永不落幕的乐章,是故土的登音,亦是奔赴远方的号角,低沉而浑厚。

山路赠予我的

张红

拥抱9岁的你

李翠玲

牙,笑着对我们说:“你们说的我可都听到了哦!”一句话,让满屋的大人瞬间尴尬不已,再也“批评”不下去,反倒争相夸起她的机灵。这份四两拨千斤的智慧,连我都要暗自学着些。

她性子急,说话也冲,心底却是一副十足的豆腐心肠。新冠疫情封控那段日子,我和她爸不得不外出工作,家里只剩6岁的她和3岁的妹妹。她牢牢记着我的交代,学着给妹妹穿衣、洗脸、喂饭。偶尔接到她带着哭腔的电话:“妈妈,妹妹不肯喝水怎么办?”那声音透过听筒传过来,听得人心头发酸。她自己明明还是个需要照顾的孩子,却已学着用稚嫩的肩膀,分担起一份小小的重量。

她也会任性,见了喜欢的玩具就挪不动步,我们常唠叨她不懂节约。直到有一次,我发现她在偷偷攒零花钱,5元、10元,小心翼翼地藏进盒子里。问她是不是又看中了什么“大件”,她仰起脸,一脸认真地说:“我想给姥姥换新手机。”原来那些看似散漫的背后,藏着一颗清澈的、想要反哺的真心——从小带她长大的姥姥,她从未忘记。

我渐渐懂了。她的那些“缺点”,或许只是被充足的爱与安全感所允许的、一点点任性的特权。在她这个年纪,本就不需要完全懂事。而她的善良、担当与爱,却已在生活的细微之处,静默而坚定地抽枝发芽。

夜更深了,万籁俱寂。一种深深的幸福感,缓缓漫过心头。幸运地选择我做她的母亲,幸运自己能亲眼见证她成长中所有闪烁的光芒。那些令人莞尔或头疼的小插曲,那些温暖动人的片刻,都在不知不觉间,雕琢着她,也重塑着我。

9岁的恬恬,愿你慢慢长大,尽情去感受生命的广阔、生活的快乐与人间的温暖。而我会一直在这里,用目光,轻轻拥抱你——哪怕从此,不能再随意亲吻你。

被储藏的时光

史彦军

4平方米的地下室,是买房时卖家附赠的。当初接洽过钥匙时,我只当它是堆放杂物的容器,却没想到十几年过去,这里已成为一座时光的仓库。推门而入,扑面而来的除了尘封的气息,还有被岁月压实的生活褶皱。能落脚的地方只剩1平方米,其余空间都被旧物填满,像一段被折叠的人生,静卧在城市的地表之下。

这次为了待客,我想起了那套被遗忘的玻璃杯。它是多年前和好友逛集市时淘来的,10个杯子大小匀称,正好能分开一壶茶。我在货架第三层的杂货堆里翻找,最先触碰到的是一捆捆教辅书。这些书本曾是孩子书桌前的星辰,照亮过无数个挑灯夜读的夜晚,如今却成了岁月的注脚,提醒我那个背着书包奔跑的少年,早已长成独当一面的大人。

那开书本,几个塑料小盒露了出来。打开的瞬间,几盒调好颜色的彩泥撞进眼底,那个操着河南口音的年轻木工,立刻从记忆里走了出来。20多年前,他还是个小伙子,手艺好、干活快,做出来的家具人见人夸。装修收尾时,他还利用边角料给我们做了几个板凳,如今依然结实耐用,没有一丝松动。临走前,他塞给我这几盒彩泥,说:“家具用久了难免磕碰,这泥防水耐擦,涂上翻新的一样。”那时我只当是贴心的收尾,直到后来孩子调皮撞坏家具,涂上彩泥果然天衣无缝,才懂这份细致里藏着的,是手艺人对作品的珍视,也是对生活的温柔。

腊月忙年

肖婷

时间过得真快,一眨眼就进了腊月。没有多余的铺垫,忙年的节奏就已在不经意间开启——我从抽屉里翻出早已列好的清单,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待办事项。这些事,件件都透着“早”字,就像小时候父母教给我的那样。

几时的记忆里,进了腊月就意味着全家进入“备战状态”。父母都是上班族,白天要按时上下班,所有忙年的活计,都得挤在晚上和周末做。刚进腊月的第一个周末,父亲就会把家里的梯子搬出来,拿着长柄扫帚,踮着脚清扫屋顶。那时的房子层高比现在高,父亲踩在梯子上,看得我和弟弟在下面直喊“小心”。他却总是摆摆手,一边扫一边说:“早收拾早省心,年前事儿多,往后就顾不上。”母亲则在一旁收拾衣物,把我们前一年穿过的衣服、磨破边角的袜子都找出来,能缝补的缝补,能送人的叠好装袋,实在不能用的就打包好,等着收废品的来收走。

我和弟弟那时不懂,总缠着母亲问:“离过年还有一个多月呢,为什么现在就开始忙呀?”母亲手上的活不停,笑着回答:“年是慢慢‘忙’出来的,一天做一点,到除夕那天才能舒舒服服过年。”可我们哪里懂这些,只觉得父母太“折腾”。

进了腊月,父母的忙碌就没停过。每天晚上吃完饭,我家的灯要亮到很晚。母亲会坐在缝纫机前,给我们赶做新衣服,哒哒哒的机器声伴着窗外的风声,成了腊月夜里最熟悉的背景音。父亲则会把家里的锅碗瓢盆都找出来,用钢丝球一点点擦拭锅底的黑垢。有时我半夜醒来,还能看见客厅的灯亮着,父亲正蹲在地上擦地板,母亲坐在一旁择菜,准备第二天的早餐。

“这些活不能等,越往后越忙。”这是父亲常说活的话。那时我不理解,总觉得父亲太较真,直到有一年腊月二十几,母亲感冒了,发高烧,躺在床上起不来。父亲又要上班又要照顾家,还要赶着把没做完的活干完。那几天,家里的衣服没人收拾,地板没人擦,连晚饭都只能凑合。直到母亲病好,家里才又恢复常态。也是从那时起,我才隐约明白,父母早忙年,是想把所有麻烦都提前解决,让一家人能安安稳稳、热热闹闹地过年。

如今,我也成了那个“刚进腊月就忙活”的人。丈夫看着我列的“忙年清单”,忍不住打趣:“你这比我妈当年还积极!”我笑着给他看手机里的备忘录:“你忘了去年?腊月二十几才开始收拾,擦玻璃排队排到除夕前一天,熬粥的红枣都没来得及泡,饺子馅也是匆匆忙忙调的,手忙脚乱。”那时我一定早点准备,要从从容容、游刃有余地迎接马年。”

其实他不懂,我这般着急,不只是怕年前太忙,更是因为骨子里承袭了父母的习惯。就像父母当年那样,我也在一点点地“忙”着年,忙得踏实,忙得安心。因为我知道,等到除夕那天,当全家人围坐在一起,吃着热气腾腾的饺子,所有的忙碌都会化作满心的幸福。而这份从腊月初就开始的劳作与期盼,会成为新的一年最温暖的底色,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烟火气与希望。



本版图片系AI生成